

頑童白傳



原序

我們大概住着兩個世界，一個是日常生活的世界，這裏邊有工作與遊戲，有快樂與煩悶，有上學與放假；住着的是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兄弟姊妹，我們的愛物，我們的朋友，我們的仇敵。還有一個是理想的世界，那裏邊有王子，公主，英雄，美人，劇盜，俠客，探險家，幹着種種哀感頑豔，驚天動地，可泣可歌的事業。所有第二個世界裏的人物，在第一個世界裏是不容易找到的。

其實，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也有這種不平凡的人物，只是他們的事蹟，書本裏很少記載。在這冊頑童自傳裏，安瑪斯貝力奧爾德立亦描寫了一個住在新英格蘭小鎮上的孩子的生活，那是一篇真實的故事。

時代是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前，你可以跟了他拜訪那古老的市鎮，看看蔭着榆樹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建築，以及坍塌的棧房，零落的碼頭，還可以聞聞海洋的氣味。

寫的工作

- 一 把湯姆們所幹的事情列舉出來，證明本書的標題是恰當的。
- 二 湯姆的學校和你的學校有何不同？詳細比較一下。
- 三 你的親友中間如有因脾氣特別而出名的人物，可描寫出來，和水手彭亞比蓋等比較。
- 四 奧爾德立赤的文章富於幽默，把本書細讀一遍，將幽默的文句摘錄出來。
- 五 替湯姆擬一封信，把他初到利佛木斯時得到的印象講給他新奧爾良的朋友聽。
- 六 替吉卜賽做一篇海濱旅行記。
- 七 本書裏不曾記出水手彭捕鯨工作的經過，你可參考關於捕鯨的書籍，補作一段。

八 如果湯姆沒給水手彭追回去，到了勞林船上，那末他的生活怎樣？替他寫幾段日記。

說的工作

- 一 假定你是湯姆的爸爸，要開導他，叫他要怕到北方去。你該怎樣說法！
- 二 開一次辯論會。分全級同學爲兩組，各替湯姆和康威辯護。看是誰曲誰直。
- 三 假定你是湯姆的祖父，試把一八一二年的戰功自述一遍。
- 四 湯姆的爸爸死後，他應進大學，還是應入商界！開一次討論會，詳細討論。

少年指導叢書之一

算術指導

定價三角

二月內出版

在小學裏我們把算術上的各種方法，分配組綽仔各學年各學期裏，缺少一種統一整理的機會，本書可以來適應這種整理的需要。

小學最後的一個學期中，我們總有一個機會來把算術作全部的複習，但是坊間沒適當的複習教材，本書就可以來適應這種複習的需要。

小學生畢業後去投考中學，最感困難的就是算術一科，所以不可不先事準備，本書是可以適應這種準備的需要。

本書取材精當，說明清楚，不論是作補充教材或自修資料，都極適用。

本叢書正在編印中的書名：

日記指導 盧冠六編著 書信指導 徐亞倩編著

不少，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謹慎的乘馬於一八七四年和讀者相見。還有兩部，示巴女王和止水悲劇，於一八七七年與一八八〇年相繼刊行。

這幾年是奧爾德立赤家最快活的時代，他們住到那裏，就快活到那裏。有一回，洛威爾（最崇拜他的一個詩人）到海外去了，他們就去住在他的莊子裏。附近的森林裏常常發出巨大的濤聲，他就寫一封信給洛威爾，說「那些松樹看見老詩人的寫字檯上坐着一個生客，在發脾氣了。」

一八七五年，他和他的夫人開始作歐洲旅行，把他們的孿生兒交給祖母看管。他把旅途中的印象編成了一冊旅行雜記，於一八八三年出版。

一八八一年，他擔任了大西洋月刊的編輯，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候；因為在那時，大西洋的編輯是被認為文人是優越的地位的。

一八九〇年，他辭掉了編輯的職務，往東方旅行，覺得逍遙自在，別有樂趣。
一九〇四年，一個兒子死了，這是他結婚以後唯一的慘事，從此他就悵悵寡歡，和以

前竟判若兩人。

同年，他發表了一部戲劇，他的文學生活也就結束。因為喪子之後，他不常執筆了。過了三年，他忽得急病，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九日與這個世界告別了。

頑童自傳目次

一	介紹我自己.....	一
二	我的偏見.....	五
三	船上.....	一一
四	利佛木斯.....	二〇
五	拿德公館.....	三〇
六	悲歡離合.....	三九
七	值得紀念的一夜.....	五五
八	國慶日的事變.....	六七
九	蜈蚣會.....	七八
十	戰康威.....	八七

十一	吉卜賽·····	九九
十二	利佛木斯之文·····	一〇六
十三	雪堡·····	一一三
十四	海豚之難·····	一二二
十五	一個老相識·····	一四〇
十六	水手彭的經歷·····	一五一
十七	驚天動地的事業·····	一六三
十八	我是祖父的孫子·····	一七八
十九	生離死別·····	一九二
二十	閉幕·····	一九六



一 介紹我自己

本書是一個壞孩子的故事。其實那孩子並不十分壞，只是有些壞罷了；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因為那壞孩子便是我啦。

恐怕書名會引起讀者的誤會，我急於要聲明，我並沒有什麼重大的罪惡要懺悔。我所以要把我的故事稱做壞孩子的故事，一方面固然因為我並不是一個神童，一方面便是要讀者認清我和通常故事中一無過失的小紳士是不同的。老實說，我未嘗不是一個富於感情而嬌憨可愛的孩子，我有天賦的同情心，不是偽君子。我不想做安琪兒，也不願

和安琪兒站在一處；我歡喜讀魯濱遜的漂流故事，不願聽傳道者的說話；我有了錢，不願送給斐基島的土人，却想買薄荷糖和牛奶糖吃。總之，我是一個人間實有的孩子，同新英格蘭大多數的孩子差不多，決不是故事中間那些不近人情的孩子。但是這些都是閒話，我們且按下不提，言歸正傳罷。

我們校裏新來了一個小朋友，我一定要和他在休息的場合扳談。開口第一句便是：「我叫湯姆，你叫什麼？」如果那名字中聽，我便很親熱地和他握手；如果不中聽，我回轉身子便走，因為我對於名字很是講究。我最聽不慣希金，維金，斯潑立金，那種名字，一聽到耳朵裏，便要難過；但是郎敦，華雷司，巴萊克等等却能得到我的信任和尊敬。

天哪！當初那些親愛的小傢伙，有的如今已長成了——律師，商人，船長，軍士，著作家，還有別的。費爾亞當（一個怪好聽的名字）在上海做領事。聽說他已結婚，那位太太姓王；我但願他和他的太太住在藍色的塔裏，交叉了腿，喝着清茶，過着快樂的日子。也許他已經學會幾句很不流利的中國話了。維德孔做了法官，又鎮靜，又聰明，鼻梁上架着眼

原

书

缺

页

(3——14)

個不住。天花板上用四條鐵鏈子掛着的那盞燈也如醉如癡，蕩個不住。那地板也像是裝着彈簧的，一會兒把我們高高抬起，一會兒又從我們腳底直落下去。

船上的搭客，連我們在內，一共祇有一打左右；除了一個禿頂的老紳士——他是一個退任的船長——大家都已很早的回到艙裏，天才晚，甲板便沒有別的乘客逗遛有了。等到晚膳卸去了，爸爸便和那老紳士——他叫脫勒克——下棋。我雖不很懂，但是看他們很躊躇地把白人黑人搬來搬去，倒也有些好玩。正著到局勢緊張的時候，那船又是一側，白人和黑人便攪做一團。我的爸爸笑了，可是那船長脫勒克却非常憤怒，悻悻然說：「如果那船不側，讓他再下一二著，那解棋士他便可贏了。」

我很奇怪，怎麼我今天再也提不起興味，便一頭倒在爸爸膝上，說道：「爸爸，我要睡了。」

此時風浪很大，蒂芬蕩得非常厲害，我很快地爬到上層的鋪位上，起先倒還覺得適意。我的衣服是放在足旁的一座木架上，這一點我很滿意。如果有海盜襲來，我要拿手鎗，

很是方便，這是我最後記得的一件事了。到了半夜裏，後來他們告訴我，我們便給一陣颶風裹住，直到我們看見了馬薩諸賽州的海岸才歇。

一連幾日，我對於四周事物沒有清晰的感覺，只覺得自己是倒懸在那裏，不住地打個字。爸爸常常爬上來，叫我小水手，叫我起勁些，但是叫那小水手怎麼鼓得起勁兒來呢？

似乎是一天的早晨吧，砰的一聲，船邊上的那尊大礮開了。不多幾秒鐘，又是一礮。我總算不會開礮，一定海盜來了，便竭力掙扎，去拿褲袋裏的那把手鎗。其實蒂芬是在科科特角致敬禮，因為科科特角是南來海船最初看見的陸地。

此時那船不走了，我的病也馬上了好。只是和媽媽——她這幾天也睡著不肯起來——一般，「手兒有些顫動，面色有些青白」罷了。

那一陣不講禮貌的颶風，把我們捲到了科科特角，連「抱歉」也不說一聲，就和我們分手了。那舵工說，如果天氣好，我們早該到了。平時只要七個鐘頭的路程，如今可差不多

要走兩天。

如今我又能到船面上去了，第一件大事，當然是要結交那位手臂上畫着青髮女人的水手。我在船頭上的水手房裏找到了他。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水手，像我預期的一樣，不上五分鐘，我們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

他環游過世界二三次，肚子裏有講不完的故事。據他自己的統計，他自有生以來，因常在海上，所以所遭覆舟之禍，平均每年至少有兩次。他對於海上的事業，差不多沒有一件不會做過的。

我問他道：「先生，我想，你的名字就叫蒂芬吧！」

「什麼話！天曉得的！孩子，我的名字是彭甲明。但是，我也確是一個蒂芬。」他最後的一句話却把我弄糊塗了：我竟猜不出，「蒂芬」是一種蔬菜，還是一種職業？

他既把名字對我說了，當然我也要把名字告訴他。我對他說：「我叫湯姆。」他聽了，認為很是滿意。

後來我和他攪得越發熟了，我便發覺水手彭（他叫我這樣叫他）是一本完美的活動畫冊。他的右臂上有兩隻錨，一粒星，一隻扯着滿帆的巡洋艦；他的胸前有兩隻可愛的綠色的手握著；我很易猜到他身上其餘各部，當然還有不少的好畫。我想他是酷愛繪畫的，所以把這許多作品帶在身上，滿足他的嗜好。這，不用說，是極聰明極方便的一種辦法。裝成一冊書，隨時會遺失掉，如今可萬無一失了；據說從前有一位愛好音樂的人，把鈴鐺在手指上，把鐘繫在腳跟上，他和水手彭同是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

他對我說，那胸前的一隻手是紀念他的亡友的——不用說，墓石上是再也找不出更能動人的雕刻的了。我想，我和克羅媽分別了，也得有些紀念，於是我就千恩萬謝地要求他，在我胸前畫一隻紅手，一隻黑手，他說，這些顏色是用針尖刺進皮膚去的，刺的時候，很有些痛苦。我立刻向他担保，我是不怕痛的，並且還要求他立刻動手。

那老實的傢伙，似乎很想顯顯他的本領，便把我帶到水手房裏。不料我的希望正要實現的當兒，我的爸爸恰巧走來了，我只得跟了他回到艙裏去。

從此我便沒有和水手彭單獨談話的機會，因為明天一清早，我們就看得見波士頓的州政府的圓頂了。